

**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**

如果你记得这条街/消失宾妮著.—哈尔滨:黑龙江美术出版社,  
2008.4

ISBN 978-7-5318-2074-1

I.如… II.消… III.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08 ) 第193586号

## 如果你记得这条街

RU GUO NI JI DE ZHE TIAO JIE

消失宾妮 著

- 
-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出 版 地 址  |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<br>哈尔滨道里区安定街225号 ( 150016 )<br>( WWW.HLJMSS.COM ) |
| 经 销 责任编辑 | 全国新华书店<br>李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人    | 金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策划编辑     | 龚颖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设计制作     | 易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制版印刷     |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   | 889 × 1194mm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   | 6.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   | 2008年8月第1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    |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  | 22.8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    | ISBN 978-7-5318-2074-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而来。是女孩。脸孔小而白。微卷的长发。从这洞穴的另一处出现，与他一样在黑暗之中困顿地寻找着什么。然而他没有上前，甚至不愿伸手去给她以方向。

因为他看见，女孩的额发偏处，有一只醒目的红色蝴蝶结。蝴蝶如细小的火焰，在黑暗之中熠熠燃烧。轻盈如灵魂，舞蹈于她的发间。

夏吉睁开眼。梦中的场景与记忆深处的断层点契合上，让他忍不住抽身离去。

推开家门时，夏吉发现周古与洛水正站在他家门口斗嘴。见他出现，洛水原本松松垮垮的身姿瞬间挺正。周古见机会来了，伸手想拿走洛水手中提着的东西，但洛水却先他一步将早餐递至夏吉面前。

“快拿走！周古那臭小子要抢！”

原本不打算这么顺理成章就拿下的，但是看着周古嘴馋的模样，夏吉忍不住想逗逗他。于是未加质问，他便顺手接下了那袋早餐。周古眼巴巴地看着香味四溢的食物落入夏吉手中，内心千万个不舍。夏吉想笑，却假装漫不经心道：“谁让你把她带来。”

“喂，你小心我以后在早餐里下毒啊。”洛水第一个奋起反抗。

“反正有个想吃饭的小子，以后我给他好了。”

周古有点无可奈何：“你要我怎么甩开这家伙啊。她从猫眼里就能监视我的全部行动。”

夏吉回过头关门，心里却觉得好笑。两人仿佛天生的冤家，从小吵到大。一个没有女人味但心细如丝；一个骨软如女子、整日嘻嘻哈哈的男生。两人还是多年的邻居。

听着他们在身后彼此斗嘴，夏吉脑海里喧嚣的某种声响仿佛被镇压下去。好像惟有某些时刻，他才可真正获取一点存在。钥匙向左侧转两圈。锁上门。夏吉嘴角的笑意在钥匙离开钥匙孔之后，变成了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情。

“喂喂，阿吉，你不会真让她毒死我吧。”

夏吉没有回答，提起书包和早餐，手心里沉甸甸的存在如此令人心安。然而在所有人无法看见的时刻，诸如在他们看不见的背后或者之前、在自己扭过身隐藏表情的时候，惟有此刻，他才可以放松面部的皮肤，让情绪有所喘息。可为何身后的人也不可以看见自己的表情呢。

一路上，周古与洛水一边吵一边正蹦跳着从高处窜到低处，以夏吉为中心打闹了一圈，最终停在他面前。周古抬头看着夏吉，忽然想起点什么，于是开口问道：“啊！对了……阿吉应该不会讨厌那个转校生吧？”

“转校生？”

弄得不伦不类。洛水左试右试，仍然觉得没有想像中的效果。黑灰的铅笔静物，或刚硬或生涩的线条、苹果罐子羊头骨的画等等组合至一起，走廊顷刻间便成了“通往地狱之路”。

未美站在路之此端，看向彼端微亮的光点。洛水坐在地板上。

“讨厌！怎么做都不对。到底该怎么办才好。”

确定活动安排之后，美术社其他的社员竟没有一个人主动来帮忙。相比之下，洛水却每日忙碌至深夜。折腾了几天之后，洛水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。

未美蹲了下来。“洛水……真的很负责任呢。”

对方疲惫的神态有所消散，进而又刻意以夸张地语调说着：“才没有呢。……我只是不想……美术社被人看不起。”

暖。

“以前的美术社，完全不是这样。”

暖。

“夏程哥哥……所在的美术社，很受人敬重……他留级四年，可是那个时候的美术社……完全不是这样。”

暖？

也许因为过于疲惫，才会毫不顾及地吐出一大番话。幽长静谧的长廊、昏黄的光线、尽头不知名的光点隐隐闪耀，仿佛步往回忆的某条隧道一般。未美有所触动，脑海里浮出一些新的想法。

然而洛水忽然将头靠至未美的肩膀上。

“有点累了……呢。”

未美看着洛水，原本清亮的瞳孔中疲倦正渐渐扩大。寂静处，原本沉于心中的奢望被无限放大。

她试探着问：“……想让美术社，恢复从前吗？”

零星光亮闪耀在瞳孔深处。洛水抬起头，迅速抹掉酸涩的小女生气：“……废话。可，我连让他们对美术社恢复兴趣的能力都没有。”因为得到了同伴的回应，内心忽然坚定起来。

“他们因什么而害怕起美术社……”黑暗里，未美鼓起勇气说出自己的愿望，“我们就用他们害怕的……重新征服他们所有人。”

所有人。

所有曾经喜爱过绘画的人，所有曾经不畏惧美术社的人，所有如今仍然苦苦坚持着、不愿意放弃的人，所有以流言当作玩笑、尽情撕裂无辜之人的人。

然而，所有人里，也必然包括，那个人。

未美看着洛水。她先以拍手吸引大家注意，继而又简单明了地阐述观点，实在是非常适合做领导人。而真正的社长夏吉则一脸木讷地站在人群里，仿佛是个普通社员。不过他除开身份上是“社长”以外，其人任何时候都和“社长”不沾边。

如果洛水有一天要闹革命，“侵权夺位”是易如反掌之事。

未美想到这，忍不住笑了。脑海里浮现出洛水身披盔甲、执剑攻城的模样。还真是十分的“女王”。而且奇怪的是，她幻想之中的洛水旁边，居然还有周古在“窘迫”地帮她“策马”……

“这个变革呢，就是第八周和第九周我们做个调整。”洛水做起指挥来非常有魅力，“这两周社团就不固定具体活动时间了，方便大家复习。如果你实在是不想复习想画画呢，也可以每天都来啦。”语毕，洛水眨着眼等待大家的回应。

大家都在沉思着关于这个小改变所带来的利弊。有人嘴角浮出一丝浅笑却又立刻收入腹中，而有人则在思考着要如何利用时间。夏吉仿佛也不反对洛水这样“擅自主张”的改革，反而一挑眉毛，露出一副“还有点意思”的表情。

惟独有一个本不在事件之中的人又大喊了起来。

“那……我可以每天都来看吗？”周古瑟瑟地举手提问，然而却被洛水以更为愤怒目光作为反击。

“太冤枉了吧！”

回家的路上，周古咬着牙一路上不停地重复着。洛水和夏吉都懒于理会他的抱怨，内心早已打定主意——“追人总得付出点代价”。只有未美这个什么都不明白的人，才会觉得眼前“事不关己”的事很有趣。

在画室里，当周古很热情地提问之后，洛水给他的答案则是：“你可以天天来。但是鉴于这两周非常特别，所有社外人员来访必须提供优质美食给大家，作为慰问。”

未美看着周古窘迫的脸，脑海里又是那幅“女王攻城图”。金色盔甲的洛水高高在上、而她身旁的某个小角落里，周古穿着灰蒙蒙的小盔甲一脸无辜地仰望着她。

“这不公平！”“那可以换个方法，比如你退出魔术社加入美术社，那就不是社外人员了。”

“……难道你要叫我的手下都解散吗？”

“喂？”未美有点吃惊，“难道你是社长？”

“不然你以为，学校里谁会办这种没头脑的社团。”沉默已久的夏吉也最终忍不住“冷笑话”一把。

叫嚣无效，被驳回。以美食换美人其实是桩不错的买卖，可惜的是，买卖双方都没有美人

的所属权，于是整场交易让周古心底还是有那么点不愉快。于是他将话题一变，直接就问向未美：“同桌小姐，你喜欢吃什么？”

洛水在周古身后爆发出无限怒意，本来是孝敬自己的礼物，倒被他非常顺畅地直接利用到未美身上。而夏吉忍不住哼笑了一声，眼前人物关系的冲突还真是“错综复杂”。

“芝士蛋糕。或者，草莓慕司。”

未美既然不客气，那洛水也没有客气的理。“我要绿茶蛋糕。”

“哦？什么？”周古故意将手窝至耳边，摆出副欠揍的姿势，“怎么声音这样小，我……听……不……见……呀！”

在某些瞬间。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心情……好像这宇宙中所有的一切都融成了这融洽水雾。暖而薄。薄而轻。轻却又让人不觉负担。不似那时少年回头时狠狠的造句，企图以此来推开她前进的步伐。

水雾一旦弥漫上来，令未美也觉得有些害怕。这一切是否是真的呢？

少年明明是笑过的。在洛水与周古吵吵嚷嚷的声音响起时，未美看见了少年嘴角努力藏起的笑意。一丁点，冒着小小脑袋，仿佛是内心慌张的小人儿，让人窥见了他的模样，又立即将自己收入黑暗之中。

一切虽然这么融洽，却终究会因为她的一个“关注的眼神”而被打破。

当声潮拍打耳廓，那些声响渐渐灌入耳中时，未美试图去寻找一个真正的夏吉。然而在一瞬，她仿佛看见了真正的他。然而被他发现企图之后，那张故意摆出的漠不关心的面孔，又让她觉得，自己永远也无法接近那个真正的少年。

忙碌的备考期开始，而周古却提着蛋糕往画室跑。自然不是因为周古有多听洛水的话，而仅仅是为了未美。未美不知他们的打算，欣然接受了周古的礼物。当然，不止未美，全社都非常满足地接受了周古的礼物。

周古看着未美吃着蛋糕，内心里倒是些如同小女人的心思。你可有过那种想法？你所为心爱之人准备的美食，似乎夹带了自己的灵魂。若见她一点点吃尽你的魂魄，你反而觉得满足。

你大约是想等待某日，对方发现，她与你早已因此无法分割。

洛水见着周古这副样子，总觉滋味异常。虽然对方是自己多年死党，虽然自己也知道他对未美的爱慕，可是见着他不顾一切地在自己面前犯傻，总有一种想揍他的冲动。

放。黑与向日葵的画面，让夏吉感觉自己又一次落入了深渊。然而漫长的道路尽头，只有自己所居住的那间空旷的小屋，却没有那个自己所惦记的人。

“喜欢么？”

面对洛水的提问，夏吉有点想笑。明明谁都知道，在过去的16年间，让自己全心牵挂着的只有哥哥一个人。所有零星堆积起来的爱恋与欢喜，在哥哥隐忍的微笑面前，都脆弱异常。

“实在是很抱歉。你知道我不会考虑这个问题。”

答案并没有让洛水意外。反而是洛水不屑的神情令夏吉有些不安。

“已经过去一年了。”

“不……”他的语气里没有嘲讽，却是以忧伤的姿态向洛水袒露心声，“有些事，永远也无法过去。”

永远。并非是宇宙幻灭之日。或许是自己的有生之年。

“真讨厌你这样啊。”洛水整了整衣服，从秋千上站了起来，“你明明就知道……你每次撒谎都逃不过我的眼睛。”

洛水走向夏吉，眼睛里却有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。“你这种别扭的样子，还真叫人喜欢呢。”

夏吉仰起面孔。黑暗的小路上，空气之中有着植物的芬芳。尘土宽厚与绿叶的生涩，是如此熟悉的气息。

童年时常与哥哥一起躺在这些高大的花朵之下，以花为庇护，将自己无法保护的小小身躯掩藏起来。由向日葵交织而成的一片天空。偶尔为了躲避谁的追捕，而从花丛间爬行而过。仿佛是大地之下蜷缩着的动物，躲在向日葵之下，不让任何人找到……无论是懦弱着离去的父亲，还是坚定而出走的母亲。不让任何人。

然而直至哥哥去世以后自己才明白，这样的躲藏，竟是长久以来的自我放逐。仿佛是与哥哥一起，被流放到无人问津的小岛上。在漫长的时光之中，适应了保护和躲避，却丧失了与人相处的能力。

脑海里仍旧是洛水临别时倔强蛮横的面孔。

她走向夏吉，目光之中的探寻渐渐转为肯定，她似乎是早已谙知他的心绪，用着一种叹息般的口吻责备道：“你喜欢别人我不介意，但是你明明喜欢着谁却不让自己喜欢着谁，这是为什么呢。”

这是为什么呢。

自己脑海中的少女，像隐隐的火光，时闪时灭。她着洁净的白衣，掌一盏明亮的烛，站在黑暗的深处。多年来那个陈旧不变的梦，自那个时刻起突然被改写。哥哥沉默着没入黑暗，而

5岁的时候，夏吉才降世。家里有两个男孩是件让人羡慕的事，本身家世良好，应该由此和睦下去的，然而并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错，一切不能如意。

阿吉7岁时忽然发现哥哥喜欢跟自己玩捉迷藏，然而他每次都躲在橱柜里。他不知道，哥哥躲在橱柜里是因为父母的一句：“那么，离婚好了。”

夏程躲在黑暗里逃避现实，并不知道橱柜外夏吉如何艰辛地在寻找他。只是时光总是那么快，每次他什么都还未想明白过去及将来，就被天真无辜的夏吉自黑暗里拉扯出来。一边拽着他，还一边轻轻唤：“哥哥真是笨呐，每次都在同一个地方。”

而夏程会摸着弟弟的头，温厚的笑意浮在嘴角：“我怕你找不到我啊。”

父母离异之时，夏吉出乎意料地比夏程闹得凶多了。父母协议彼此带走一个孩子。而母亲心疼夏吉还小，于是想将他带在身边。

临别之时母亲满怀愧疚地拥抱了夏程，仿佛得到与失去之间都是一个怀抱可以容纳的事。只是失去得太快，有些措手不及。夏程看着夏吉要被母亲带走了，不知为何心里总是不安，但是却又说不上来一句话。

母亲想要转身离去，夏吉却出乎意料地和母亲扭打了起来。他似乎是晚了一步明了现在发生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。可是哥哥在一旁却只是不知所措地看着，看着夏吉在眼前倔强地舞着他的拳头，身边声音很闹。他喊着：“哥哥！哥哥！”

他的小手在父母的阻拦中伸出来，摊开至夏程面前。父亲在喧闹中嚷着：“阿吉！不要闹了！”

母亲的话里却扎满了刺：“阿吉可比阿程有人情味多了。”

夏吉在两个大人之间奋力地伸出手，扯着夏程的衣角，力气那么大，以至于夏程忽然发现世界变成了白茫茫的，白茫茫的一片，视野里的一切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亮光打乱，最后又深深地暗了下去。

归于荒芜，渐成平静。

“哥哥。”

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夏吉在床边跪着，小手摸在他的额头上，好像就真的捕捉到了他的温度似的。他笑笑说：“哥哥没事了。”

没事了。

还是大房间大床，窗外灰蒙蒙。自己的房间外看见的都是普通的小区风景，近处是房屋连连，再远处也仍旧一样。阿吉从床边蹦起来，蹦出老大的动静。可是家里其他的房间却是那么安静，一点声响也没有。

Children  
In heaven  
天堂的孩子



陈越年幼时，父亲总领着不同的阿姨回家。

父亲兴致冲冲地向陈越打招呼，然而陈越总是默不吱声地拿着作业去了院子里。一室一厅的小房，容下了父亲和他的女友，便容不下陈越。

于是父亲总是故意揣着恶意说：“你跟你母亲一样可恶。”

一样个头矮，一样皮肤白，眼睛汪汪似一池清水，总是一副缺筋少骨的姿态，怎么都直不起腰。陈越从未见过妈妈，然而肆意打骂自己、好色、喜烟嗜酒的父亲形容出来的母亲，终究不是那么让人信服。莫名其妙的抗拒，并不是来自母亲。或者是源自父亲身边随意更替的女人们。

父亲原本因此时常地打骂他，时光渐久之后，父亲也便放弃了与儿子的斗争。女人一样往家里带，只是陈越会故意晚回家，错开撞见那两人的时间。于是这成了双方默认的规则。

偶尔回来得比预计的时间要早，陈越便在院子里看着邻家阿姨洗菜。

“哗啦啦”的流水声似是瓢泼大雨，恣意冲散了父亲在房中的柔情密语之声，吞含着世间不可知的厌倦之情，往污浊的下水道流去。

他喜欢荒芜的地方，若能避及喧哗，那便最好。儿时受欺负时，陈越便会去废弃铁路边看书。这儿碎石遍地，四处荒芜，小石块随处可捡。若是心情坏了，便往天上地下乱砸一通。石块似是他郁结的情绪，最终叮叮咚咚碎成沙砾。或者读一本书。并不觉得书里内容多美好，只是沉浸在一件事时，会轻而易举地忘记另一些事。

“你真的很无聊哎？整天都只会看书。”

陈越抬起头，看见女生踮着脚从自己身边轻松地绕圈跳过。轻盈如蝶。

“无事可做。”陈越的回答很简练。

“你不喜欢回家，是吧？”女生凑近陈越身边，用手指点了点陈越的额头，莞尔一笑：

“这一点，跟我一样嘛。”

他有点无可奈何：“晴朗同学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名叫晴朗的女生轻轻哼了一声，从书包里拿出大沓的白纸。文具盒。不知从何处又摸出两张照片。一张是她，一张是一个陌生的男生。女孩将东西一股脑塞到陈越怀里，然后轻轻指了指照片上的男生。

“请把他和他，画到一起。”

晴朗与陈越是同班同学。虽是同班，但是交织点也不过如此。他们身份背景大相径庭，晴朗家小有资产，娇生惯养且生性好动，与成绩优越的陈越本不属一个世界。若不是因为前后邻桌的关系，也许彼此根本不会留意到有这样一个人。

与之熟络是因为晴朗的长发。

似黑色之泉，细微涌动在眼前。又似暗色的羽翼，在眼前轻柔地扑翅闪过，裹着一股暖风。更似照片中母亲背后垂下的那一席黑发，一般长，一般乌黑，一般柔顺，在同样的光线下闪着同样的高光点。

像母亲。

原本晴朗喜好将长发束成各式各样的发型，只因一次迟来学校，忘了打理，于是落下满头乌丝便成了陈越眼前无法忘却的风景。挂念于心。长长久久。

长久地盈在陈越的瞳孔里，似是一场不肯轻易散去的幻境。

事情的最终却是陈越忍不住伸手抚摸了那一头柔顺。一点微薄的纠葛，二三缕轻柔抚过，紧接着是黑色发丝迅速逃离了自己的手心。

然而陈越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。他将注意力转回课堂，但是前座的女生却好奇地回过头来。她目光里装着只活泼的兔子，视野所及之处随着那只兔子蹦跳不止。女孩看向陈越的脸，又望向他的手。她仿佛看出了少年想要掩饰的羞涩和懦弱，而她目光最终落在陈越课本上那一幅假想的妈妈的画像上。

晴朗窃笑一会，转回头去。过了一会，小指节间灵巧地夹着叠成细方块的纸条出现在自己面前。她将纸条放在他的桌面，整个过程中她没有回头，过程熟练。

“没想到你胆子很大嘛，好学生上课居然玩女生的头发。”

看见纸条上的字。陈越吃了一惊，只好将罪证攥在手心，不敢回复只字片语。然而不一会，名叫晴朗的女生又伏下身写下另一张纸条。歪歪斜斜的字，散发着不可知的邪气。

“不要怕嘛，我们可以做个交易。”晴朗稍稍转过头，冲陈越眨了眨眼。

倒不是报酬吸引人，只是交易这种形式有些特别。不是人人的生活里都有公平可言，富商之家长大的晴朗，生活里四处都是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，但是陈越并不是

因为奇怪接受这邀请，只是因为好奇。她说，他帮她画她想要的东西，她给他她的头发。

想，又将大堆的作业和书本放至桌上，堆满空空的桌面。最后才将那藏于手心的长发夹自书本中。

洗完手坐至父亲身边时，他才发现父亲仿佛未曾动过。菜是做好时就摆在此的，父亲好像未曾下过筷。仿佛有些隐情。但是自己也心有异事。他于是一声不响地吃饭、夹菜。抑制着筷末碰上碗沿的点点声响。饭末，陈越预备将碗筷放进厨房时，父亲却突然开了口。

“她想见见你。”陈越心中的疑团还未凝起，却又瞬间消散成空。

父亲顿了顿，忽然大把大把往自己碗里夹菜：“你母亲，她今日打电话来了。她想见见你。”

放学之后，他们照例在铁路旁画画。笔下的晴朗生动如她，然而那一头长发却被陈越随意几笔勾勒过去了。晴朗不满道：“你以前不是这样画的，真敷衍我。”

“哪里？”陈越停了笔。

“你书里那张画。很美。特别是头发。”晴朗说的是母亲的画像。陈越无法跟她解释清楚，低头继续画着，晴朗又道：“是喜欢的人？”

“是妈妈。”

“什么啊！你恋母哦……”晴朗似是抓到了把柄。

怎么可能是喜欢。未等细想，心里却立马有了既定答案。然而不是喜欢，又究竟是什么牵扯着自己努力地画着对方的相貌呢。

陈越抬起头：“一个仅仅在照片上见过的人，你能够恋吗？”

晴朗的表情有了微妙的变化。“对不起……”她轻声地道歉。

但是陈越没有回答。母亲。两字凑成复杂的情绪，深藏在他心底。在多年的滋养之后，竟肿成胸口难耐的气息。呼不出。吞不进。

在陈越的记忆里，那一年的圣诞节是下了雪的。微薄的雪片，缓缓欠欠地，不紧不慢却又以那样庞大的场面地落往人世间。那时他5岁半，个头还很矮。为了躲避父亲的打骂，他似水泥鳅般流窜在房间的各个角落。从黑暗的一处流至另一处，直至最后躲在了床底下。

“挺好的。”陈越犹豫分秒之后，进了房。

挺好的，与他们的生活一样。

在小餐馆零星地点了几个菜，她全部推至陈越面前，自己一个也不吃。明明是饿的，却仅仅以几块青菜抑住胃中的声响。这一顿小店宴请因某种潜藏的情绪而丰盛异常。而母亲只是看着他，没有说为何而来，也没有说过去为何不在。他亦只是低头残食那一桌丰盛却廉价异常的菜肴。

离别的时候，他们路过一家商场。商场门口罗列着许多打折商品。而母亲忽然停住脚步，想了一会儿，道：“应该给你买件礼物的。”

陈越看着母亲走向打折专柜，看着她在茫茫争夺着的人群里自如地挑出一件黑色的毛衣，没有争抢，不似其他旁人的举动。结账之前陈越抢在母亲面前要将毛衣放下，想说一句“你也很辛苦”，然而最终只吞吐地说出“我还有衣服穿的”。

母亲微笑着将他揽至一旁，另一手付了钱。出了商场，母亲将衣服交至陈越手里，温润的笑容浮上了脸：“妈妈没带够钱，以后再给你买更好的。”

陈越心里什么都明白，然而此时此刻他不想说任何一句话去抵消母亲脸上的笑容。他收下衣服，自书包里拿出了课本，迅速地撕下了母亲的画像，那柔媚的笑以及乌黑的长发，一直珍藏在身边的信仰，此刻他全交至母亲手里。

“就当是，交换吧。”他说。

还是会故意晚回家，而这故意的心情比以前来得更明晰。

晴朗总是喜欢放学在外闲逛，她随着陈越在铁路沿线散步，一摇一摆的姿态仍然像只停不下步伐的兔子。眼里有清透的光，笑起来也很美，只是这美与母亲不一样，不是温良的姿态，她是张扬的。

“那以后每个月见一次？”晴朗踩着路边随意摆放的大石块，问道。

“嗯。”陈越点头。他与母亲约定好，以后一个月见一次面。母亲执意要给陈越带些礼物，然而他却直截了当地拒绝。只是双方僵持至最后，是礼物仍然带，但是陈越也要以画为礼物给母亲，做为交换。

“什么啊……这么久不出现，给你什么都是理所当然啊。”她只差说一句“本来就是欠你的”，但字句咽在唇边，未曾吐露出来。

陈越抬起头看向云层深处。空气里细微的水分好似忽然集结而来，蕴成了他眼角的一点痛

真的好巧。

陈越满心欢喜地走过去，不由分说地接过母亲手里的袋子。比想像中沉许多。母亲没有太多计较。待自己提一手负担之后，才发现原来不计较是因为“慌张”，而非顺从。空洞洞的黑色瞳孔，试图从其内寻找些归依，然而母亲却低下了头，急匆匆地伸手夺过他手中的善意。

身后有个高大的男人走了过来。衣服乱搭拉着，像父亲似地透出些痞子气。他看了一眼母亲，又看了一眼陈越，道：“谁啊这是？”

迷路的孤鸟在楼群之间飞过，依然寻不见丢失的方向。

母亲的眼神第一次闪过一丝犹疑，几秒的困顿，母亲伸手从陈越手中抢过了那几包沉重的负担。她低着头始终不看他的眼睛，嘴中含糊不清地说出一句话。

“是……楼下邻居的孩子。”

忘不了。

由此永远也忘不了了。

自己被动地披上了“邻居的孩子”这样的伪装，但陈越最终也没有去讨要属于自己的位置。或许自己本来就不该存在，能够被母亲曾经承认过，那也是好的。但他将永远记得那个瞬间。

当母亲转身离去，却小心翼翼回过头来讨一份谅解。那眼神仍旧是温柔的。这仅剩的温柔牵绊着他心脏里的某个部位，疼痛异常。

他奔跑啊奔跑啊，在苍茫的人世间，忘却一切地奔跑着。从流转的霓虹边飞逝而过，从喧嚣的人群之中飞逝而过，从自己家窗前的柔情蜜语前飞逝而过。从他过去所惦记着的、厌倦着的一切面前飞逝而过。

然而等他跑到那条被世界遗弃了的铁路前，却发现女孩穿着雪白的大衣蹲在熟悉的角落里，如一团茸茸白雪，但手心中却是一捧参差不齐的长发。此刻的她头发被剃得很短，似个毛躁的小男孩，蜷缩在漫长的黑夜之中。

“晴朗？”陈越走了过去。女孩抬起头，几滴晶莹止于眼角。她朝陈越挥了挥头发：“帮我画画好吗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”陈越蹲了下来。然而目光却停在了某处。雪白的外套下，她裸露着身体那么明显。洁白如玉。像是一小块诱惑，在暗夜之下散发着令人沉醉的气息。

他身上。密密蒙蒙的细雨洒遍了全身。

陈越迷迷糊糊地走至了家门口，看见屋内电视机的光在窗口闪烁着。父亲弓着身子在电视机前，一动不动。光芒如幻觉，在那间小屋的窗口隐隐闪耀。可他心里已经空成一片。他花去了所有课余时间画的画，他想预支的幸福的未来，都随着那嘈杂喧哗的音乐一起，被埋葬在母亲的灵位之下了。倘若之前所有的误会，都可以自己给自己以宽慰的解释，然而如今连憧憬的对象都已消失于世，那自我欺骗又有何作用呢。瞳孔里刹那模糊成一片。水流冲洗过的模糊的画面里，那件白色的大衣走近了他。

“你是笨蛋啊……”女孩子轻轻地拍打着陈越的背。温润芬芳的气味一瞬间涌了过来，她拥抱着哭得无法抑制的他。就如同几天之前，他安慰着她那般。

而父亲正坐在房间里焦急得等待着陈越。他刚刚收到关于母亲去世的消息，却不知如何向陈越说明。

这是他嫉恨了许多年的女子啊，最终却在他不知何时肿胀而成的恨意中消失了。那些厚重的情绪瞬间失去了目标，一下子坍塌无影。只是，即使许多年过去了，他也只能到恨意消失之后，才自这迷雾般的感情里找到他记挂了她那么久的原因。

因爱而生的恨，总是让人无法忘记。

若非爱之深，又为何会在当年她狠心背叛他之后，放她离开。若非爱之深，又为何会在离婚后半年仍然接过这个新生儿来抚养。他便是她留与自己的最后凭证。她说这是他们彼此相处的结晶，然而既已离婚半年，谁又知道真相呢。

可自己当时仍是爱她的，为了赌一口爱，他抚养了陈越14年。

但陈越终究只是她的儿。他那么像她。在多年漫长的生活里，竟仍不能试图去了解他人。纵然自己是个粗暴的肉身，纵然自己最终放弃了等待、开始寻觅新的生活，但这隐忍多年的秘密却始终没有说出口过。而这过往却膨胀为心脏里某个固执的存在，影响着他的寸寸呼吸。

可他仍然将一切隐瞒。

但陈越终究只是她的儿。他那么像她、那么像她。像她当年那样仅仅天真地凭借自己的感觉去判定这个世界的真伪，最后断然地选择了离开自己。而他们都从未相信过自己也会有这样隐忍的爱。

等到电视机的荧屏上闪着雪花时，陈越才从外面回来。

我们将视野放大。陈越与晴朗最终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。变成了细微的点。

他们在远处被废弃的铁路旁，无法听见这城市繁华的地段播放着的圣诞歌。时间在忙碌的生活之中被他们所遗忘。而这一夜如轮回般与他记忆中最重要时刻靠拢了。

这世界总归这样奇妙。

这个固执的南方小镇，在男孩茫然成长的14年间，只下过两次雪。细小的雪片纷繁而至，如许多年前的圣诞夜，如陈越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照片时那场雪，一模一样。真相总归伴随着大雪而来，在隐瞒之下悄悄透出一个小脑袋。我们善于发现世界的不规则，试图去接近事情的真相，然而真相又何其遥远。

你又怎知，你所选择的那条接近真相的道路又一定正确？

“陈越，走慢些。”陈越从自己的世界里转身，看见晴朗学着他的样子自狭长的枕木上跌跌撞撞地走。雪片粘在她的鼻尖。他停了下来，试图替她摘去那滴微凉。女孩的眼中闪着狡黠的光点。

空城里某种音乐在远处遥遥响起，好像在庆祝某个独特的节日。远处的树木随风晃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这世间各式声音最终交融在一起，像是一首奇特的歌。轻易地掩盖住了陈越那一句：“你跟上我。不要走丢了。”

女孩明明已将他细微的声音收藏于心，但她却将手窝在耳边，摆出顽皮的姿态，轻声道：“你说什么？我听不见哦。”

雪纷纷扬扬落往尘世间。这世间肮脏的表象此刻都被掩埋。陈旧的一切在此刻都换上新装。这又有什么关系呢。也许我们需要一些短暂的时间来遗忘困苦与哀伤。周围一切都迅速被白色所覆盖。世间景色总归有失色的那天。

此刻的陈越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只能看见晴朗。看见她黑色的短发。深褐色的瞳孔。眼睛里蹦跳不止的兔子。冻得通红的脸颊。细雪落至她眉间，流淌出奇异的光芒。

陈越抬头看向女孩，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我说，晴朗同学，请你跟上我一起走……”男孩转过身去，右手摸索着靠向女孩左手的方向，寻着空气里一点点温暖，最终握了过去，“千万……不要走丢了。”

可否反过来？

什么？

如果替他们造房子，到某时，如果感动了他们，可否变成妖精，入住他们的世界？

哎。

为何。为何你问出这样离奇的句子，像是我另一半灵魂。可是你并非是啊。你和其他人一样，眼神伪装得那么清澈。靠近我，只为了猎奇。你想知道些奇怪的事物，于是我顺从了你的意愿告诉你我是妖精。这世界摒弃了我，因为他们给我创造了一个虚名。

他们希望这样诡异的存在，可却又抛弃了我。

可为何你会问我这样的问题？

可以么。

他问她。是否可以逆反过来，变成逃避世界的通道。如果顺利，即可入住去另一个国家。少女默不做声地看着他，听他自言自语的讲述。他想像细微的细节，妖精的样子。他们定然有着长长的耳，薄得透光的翼，说话轻柔，没有欺骗与假象，不会残害同类。或者平时爱吃凉薄的面皮，喜欢辣辣的东西。

他问她，是不是这样。

她问他，为何是面皮与辣食？

他说，那样我不用来适应。

想笑。然而最终却强忍姿态。少年看着每一处房屋，目光轻轻点点地自每一处游离开来，最终停至自己的白色小屋处。少年看着如现实里一样的房屋，原本畅快的心情好像消逝无影。忧虑蹙至心口，无法动弹。

少女细致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仿佛发现了什么奥秘。

## 远走高飞与欺骗

她收集不来他的消息。因为没有朋友，常年独来独往，于是听不见其他人的话语。她从少年家门路过，看见天蓝色的窗帘，没有拉紧。透过窗户与窗帘间的缝隙，可以看见陈设精致的室内情景。那或者是她知道、关于他的世界的惟一的事。

一切整洁而美丽。独特。如这白色建筑的外表。不染尘埃。没有一丝污垢。她用心记下这小世界内的样子，回去之后开始布置那小模型房子。她做过许多这样的事，偷偷看别人的家，用力记住里面的样子，然后自己做出一样的世界。

其实，只是为了拥有罢了。那个别人才能够拥有的亮丽的世界。

她从小拥有的不过是简陋的棚屋。年幼时不是。她也曾住在明亮的房间里，享受家人的照顾。然而母亲突然病逝，父亲弃她而去。她与爷爷奶奶辛苦相依。不久，爷爷也离世。她们住的地方越来越小，关于她们祖孙的谣言也越来越多。

克母。克夫。是命不好，不要太靠近。怕吸了生气。

邻人说的话都是过眼云烟。他们喜好编织这样荒谬的故事，来满足平日无所事事的闲情。可是却被不懂事的孩子们听去，成了排挤她的理由。

谎言说一千遍，也成了真。

她日日躲在黑暗的棚户房里，与奶奶一起做手工。可以做些什么呢。利用别人不需要的垃圾产品，剪成碎布碎衣，放在这幼小的世界里。与奶奶一起。偶尔换着几个钱，便可见奶奶温柔的笑。

哎。

为何世界那样拥挤，都是喧嚣的灵魂。语言本无恶意，然而却会堆积成伤人的利刃，一点一点割裂我的心。好吵闹。世界一直那么吵闹。我只好做另一座城，与这世界一模一样的城，用来置放我这样无处可归的灵魂。

哎。

没有人知道，他们扔去的碎料残余，最后成了另一个世界的衣装墙纸，供应另一个世界的完美。正如没有人知道，他们无心的话语，最后会将什么样的人推入毁灭之境。

少年由偶尔变成时常，他出入此地，同少女一起做些房子。他拍下真实的图片给她做参考，让她完成新居。她看他认真的样子，想问他家世如何，为何相信这样无由的谎言。可是他太认真，让她无从问起。

他问她，这一家住着何人，那一家又是有什么的妖精。

她顺口胡言。这一家是怪老头，时常说无聊的冷笑话，却喜欢拦着小孩去他家喝茶。那一家的孩子没有父母，姐妹辛苦长大。父母去了何处，为何不归，无人知晓。

少年抬起头，很像你。她低下头去，默默地告诉自己，才不是。

他每天问一个住所，最终问至城南的棚户区。简陋的小房。可是其内好像有许多壁画。少年想拆开来看，却被少女制止。她不喜欢别人破坏她的房子。

少年问，她是谁。

她说，可怜的妖精。无家可依。很小时失去了一切，还要被世界排挤，与她奶奶一同居住着。其实，原本，她们可以不在这里。少年默默地听。他看见屋顶漏雨的某处，于是伸手过去遮挡空隙。